

## 渔梁坝下

■王征桦

到歙县，渔梁坝是一定要去的。这个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水利工程，让每一个来徽州的旅行者都心驰神往。可以说，在外地人的眼里，渔梁坝就是歙县的象征。这个深秋，我从歙县城匆匆赶到渔梁街，为的是一睹渔梁坝的风采。在我的想象中，渔梁坝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是巍峨壮观的。可是当我走到渔梁街的时候，远远地就望见了那个水坝，它简直就是辜负了我的想象。

渔梁坝和皖南地区的一些滚水坝在形态上并没有两样。要说不同的话，那就是渔梁坝悠久的历史。我坐在坝上的青石上，抚摸着石面上被水冲刷出的沟槽，有点小小的失落。我把目光投向坝下的练江，河水湍急，绕着大片的河滩流着。河滩上的草依旧葱葱郁郁，我看见有一头牛——它正在聚精会神地吃草。

我在寻访渔梁坝的旅行中偶遇一头牛，是皖南常见的黄牛，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意外。牛在吃着草，它在匀速地吃着，可以看见河滩上草有一大片已经矮下去。显然，它吃了很久了。它扯拉水草的声音也是匀速的，给人一种不紧不慢的感觉。有时，它会停下来一小会，抬起头来看着我，像是在想着点什么。我想它可能是在想想，它还准备吃多久的水草，它对渔梁坝边游人的兴奋和热情无动于衷，所以它虽然看着我，也不大可能是在想关于我的事情，也有可能它什么也不会去想。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著名的问题：牛吃草问题。这是一道数学题，又称消长问题，是17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提出来的。即为假设草的生长速度固定不变，不同头数的牛吃光同一片草地所需的天数各不相同，求若干头牛吃这片草地可以吃多少天。以我的数学功底，对于简单的问题，我都是一筹莫展的，对于变数太多的问题，我更是不知所措的了。但是，如果讨巧的话，我还是愿意说，在渔梁坝下，曾经有许多牛在这片草地上，面对着坝吃草，答案是：吃了一千多年。

香蒲，家乡也叫蒲草、蒲菜，已经有好多年没见到过了。前不久在湿地公园游玩，又有幸遇到它，碧绿的、扁扁的叶子从水底淤泥中钻出，尽管很柔弱，却直挺挺地向上生长，享受着阳光，已全然不是昔日见到的生活在污水边的卑微植物。

小时候，生活在乡下，家门前有口池塘，里面生长着许多香蒲，每年盛夏时节，长出黄莹莹的蒲棒，远远望去，甚是惹眼。母亲拿一把镰刀，割了来，在凉台上——排开，晾干，夜晚纳凉时，放在枕头边点燃，散出淡淡的烟熏味，一整晚，都不会受到蚊虫的叮咬。有时候，母亲也会把晒干的蒲棒揉碎，用蒲绒来填充枕芯和坐垫，用起来既舒适又柔软。

在乡下，人们也称呼香蒲为蒲菜。可以用来熟食的嫩芽，其实是香蒲的假茎，俗称蒲笋。母亲常把它采来，切成片状，放在油锅里爆炒，吃起来清香可口，脆嫩若笋，成为童年记忆中的一道美食。后来，读到宋代诗人黄裳写的：“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处玳筵罗列”，才知古人早已把它搬上餐桌。蒲菜不仅是佳蔬，而且还是良药，其味甘性凉，清热利水，消渴消炎，久食可轻身延寿，固齿明目，补气和血。

幼时读书，读到“韦编三绝”，知

牛吃着草，它悠闲，斯文，一点也不着急。在一千多年前，它的祖先就在这儿吃草，和它一样认真。一年一度的草长草衰，坝还是坝，牛还是牛。也许在这头牛祖先的眼睛里，映照出渔梁街水运商埠的繁华景象，而在今天这头牛的眼睛里，渔梁坝是寂寥的，水道的衰落，使得它辉煌不再。“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由于土地的紧张，出外谋生是徽州人的必走之路。数百年前，徽商中的十之八九都是由渔梁坝走出徽州的，在这些人中，衣锦荣归的毕竟很少，客死他乡的人却不在少数。在那头牛吃草的旁边有个平台，就是曾经存放归乡灵柩的，那些不曾实现的梦想，都化成了坝下浪花翻腾的声音。

也许在当年的繁华时，人们没有注意到江边有一头吃草的牛，而今繁华逝去，游客们也不会注意到它。谁会注意一头牛在干什么呢？四万只白鹭在练江飞翔，有时候它们落在渔梁坝上，有时候，它们也会飞落在黄牛身边的草地上憩息一回。有个爱好摄影的朋友端着相机，一直心定神闲地等待着白鹭飞落到牛背上的一瞬间，他要拍白鹭、牛、渔梁坝摄进一个画面里，但这很有难度，直到我们离开时，他也没有完成他的这一设想。

牛这个食草动物，它吃草的方式与众不同。它先是一古脑儿把草吞下去，再找一个地方，把吞进胃里的草吐出来，慢慢地咀嚼，这叫反刍。我们离开渔梁街时，回头望了望，那头牛忽然不在了，或许，它已经找到了一块安静之地，正在反刍着它的食物。

几分钟后，越野车把我们载走，我们很快忘记了曾经离一头牛那么近，甚至没有挥一下手，作别渔梁坝上的云彩，就走进了喧嚣的闹市之中。我感到一切变化是那么的迅速，对于这次偶尔的走神和邂逅，我来不及去咀嚼，更来不及反刍，我只能把自己当作一个匆匆的过客，而这个过客在不经意中，猛然撞到歙县正在举办的房交会的广告牌上：

房产恒久远，一栋永流传。

道是形容一个人读书勤奋，长大后才知道还有一个成语叫“蒲牒写书”，汉代巨鹿人路温舒，少时家贫，曾帮着家里放羊。好学的他用不起竹简，便从水泽中割取香蒲叶，裁截为牒，串编起来，用以写字。后来，他从县域吏官做官至郡太守，汉宣帝即位时，他冒死上书请求改变重刑罚，重用治狱官吏，最终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刘禹锡曾在诗中赞叹他道：“编蒲曾苦思，垂竹愧无名。”

香蒲，在东汉时期还成就了一个人。华阴人刘宽，涵养深厚，为人大度，汉恒帝时，征召刘宽为官，授官尚书令，升南阳太守，典历三郡。刘宽理政，温仁多恕，属下官吏有了过失，只取香蒲叶制作的蒲鞭示罚，告诫而已，终不加皮肉之苦。后来，人们便以“蒲鞭示辱”来比喻以德从政。青青香蒲叶，不但成就了刘宽的好名声，也为他赢得了百姓的拥戴和后世的敬仰。

夏日里，看到青翠碧绿，晓叶凝珠的香蒲，流连在波光粼粼的湖岸边，不仅多了几分诗情画意。《孔雀东南飞》中流传有千古名句：“君当如磐石，妾当如蒲草，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移。”柔韧如丝，是香蒲的气质；也是世人对美好的渴望。真想采一束香蒲宿根，种植在自家的花盆里。

## 盛夏的音符

■范烛红



盛夏的脚步稳健而从容。我循着绿荫的走势移步换形，极尽可能地躲闪着与骄阳的亲密接触。有松针坠落的轻响，我看到它们跳跃在柔软的草地上，像是在时光深处悲壮而虔诚地同大地完成了一次甜蜜的亲吻；随风舞动的树叶间藏匿着一群疯狂的歌者，那此起彼伏的欢唱震荡着我这个路人的耳膜，却在另一个层面上渗透出一种莫可言状的孤独。

许多艺术皆是一场寂寞的盛宴，一路上诸如此类的论断像一缕缕钻过枝丫的阳光，倏地变幻为金色的小圆片打在我的身上、脸上，生动、摇曳、真实却触不可及。我想单凭我现有的阅历与悟性尚难参透如此厚重的命题，然而我还是无比坚定地认为老夏会给我一个确切的说法，或许届时留给我的将是某种与之相关的隐喻而已，亦如生活意味或艺术真谛的不可言说。

前辈老夏是我业务上的师傅，工作之外，老夏精通音律、擅于国画，尤工楹联，文字功底相当深厚，多年来已有大量诗文学作品见诸于全国各地报刊，令人崇敬。近几年在他的鼓励下，我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豆腐块”，在被同事们好意或不怀好意地冠以“才子”称号的当口，老

和县者，历阳之故地也。周时属扬州邑，秦一统而立县治。昔北齐叩关攻南梁，梁败而屈从，会于兹地。史曰“二国和协”，故更名为和县。山水形胜，鸿规史籍。含霞饮景，卷云舒霓。盈视江表，开天门以纳福；雄居淮右，拥地势以出姿。苍松掩映龙潭，头骨指证人迹。登雄楼而怀远，考遗构而遐思。陋室砥节以德，梦得播风以仪。人物彰而丰采，风物壮而瑰丽。澄印度于佛法，两张工于诗词。悲歌动而慷慨，霸祠立而度势。太子浴于香泉，鸡笼旷于壮士。汉章安保效命，学煜植学奠基。神枪海峰首秀，草圣无愧三痴。业桃临危挺身，发贵凋解殉职。璇玉蕴藏草泽，芝兰不凋芳菲。风流人物，英才荟萃。

钩沉往事兮，嘉言鼎沸；勤勉伟业兮，天道和瑞。筑国梦以强劲，与时进以卓异。敬“八项”于律己，正“四风”于严规。奉廉政而不惧，驭悍马以同危。忧劳不计昼夜，践行无论精微。继传统以光大，谋发展以高位。南转型于高棚，北升级于扩地。三衢通而八方近，“四优”立而城乡魅。优势促以美矣，幸福增以和美。破百亿于逆袭，壮千叶于低迷。强强推进融合，龙头孵化进退。招商按图索骥，引凤筑巢登枝。棚蔬秩而驿驿，田稻杰而济济。桓桓耕于乡土，昭昭溢于口碑。“和椒”茂而示范，“金瓜”甜而在兹。善政著以风流，宏业炳以雄伟。

拥江抱泉兮，东来紫气；物华奇

夏总是谆谆地告诫我，短暂的得意无可厚非，但万不可就此忘乎所以。于是，我的生活里又多了一个难得的莫逆之交。

风声依旧，响彻山谷的蝉鸣像是某个工厂里机器切割金属片的杂音，过分地叫嚣已然是一种歇斯底里的聒噪。老夏的家就坐落在山麓旁的小溪边，三间青砖瓦房，前有一个用篱笆围成的小院；东墙上的一爬山虎已攀至最高的位置，仍在另辟蹊径朝着太阳的方向努力伸展。我推开虚掩的门扉，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斜躺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她似乎并非闭目养神，仅是如此安静而孤寂地坐着。她是老夏的母亲，她已经太老了，老得可能再也听不到林间的蝉鸣，但也许这一刻，她那些苍老的记忆正在午后时光里从往事中缓缓走近，一如眼前一些细小的尘埃颗粒，正在阳光投下的光柱中悄无声息地旋转与升腾……

看来，时间真是一个尤物，许多烦恼与喜悦之事皆会在岁月的长河里洗净铅华或污垢。在随后同老奶奶的交谈中，我知晓老夏每年都会利用假日在此承包一些田地，这在以前我是全然不知的。当听说这会儿老夏夫妇还在林子后的棉田里劳作时，我忽地惊诧不已，心想，老夏真算得上是新时代的隐士，而他更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能在众多的角色或生活的场景之间巧妙转换，心态平和而不露一丝痕迹，且每一件事又总是干得那么出色。光阴的羽翼渐次变得轻盈起来，但我没有等到老夏回来就起身告辞了，因为我不想打扰这份属于别人的安宁。

蝉鸣是盛夏的音符，后来在归途上，踏着此种隐秘而独特的节奏，我悠闲地吹起了口哨，任由思绪轻舞飞扬，一时间，那惬意便如山间黄鹂的鸣啭，那安详便如远处青山的葱翠……

璞兮，地脉和瑞。长三角之襟带，扬子江之水湄。纳川汇以澎湃，积山聚以崔巍。含金陵之王气，映钢城之伟姿。传承徽风皖韵，驰骋金马神骥。气候温以湿润，阳光照以明媚。河港纵横，车船交集。山水绣错锦封，林草祥环吉辇。库塘盈而粟丰，康衢度而若飞。峰岭屹于逶迤，云物降于崇卑。驱马重以宣防，五河安以旖旎。鸡笼山中，牢笼天下风景；霸王祠内，叱咤西楚豪气。香泉汤涤痼疾，肤滑凝脂；月湖水映碧天，色华铺地。陋室历以星汉，雄楼耸其经纬。善厚集礼乐之好，乌江聚雅素之姿。民居人以画境，乡关映以霞帔。

大音哑质兮，风流入时；思托远志兮，人气和瑞。天地气钟水土，阴阳物化麟麒。上古迭出名贤，现今绽放兰芝。善政惠于黎庶，簧堂育于桃李。吁俊才以儒雅，积功德以标致。敬长老而垂范，爱妇幼而含饴。存善心以修道，酬勤政以诺志。澄怀远而饮誉，孝廉崇而隆懿。护文脉于大业，颁辞章于精思。问政秉以直笔，行命拒以委靡。竞千帆而挥斥，立潮头而行知。明体达用，招专才以出奇；尊信守诚，衡德量以潜荟。为政不求之所有，但求之所为。是故民有三赞：赞决策满意，赞形象满意，赞办事满意。政仁厚兮，遗爱青史；德风和惠兮，蜚声鹊起。

故曰：和为贵，贵而瑞。五品协张，三界总萃。翀云添以鳞翼，和瑞赢以沉坠。昔彼之历阳兮，今振翻于高飞！

## 和县赋

■徐子芳